

长篇历史小说

大宋天子

赵光义

秦俊◎著



在大宋所有皇帝中，赵光义是最阴险最无耻的一个。

他谋杀了他的二哥赵匡胤，夺了他二哥的江山，逼死了他二哥的两个儿子，还要强暴他二哥的女人。

只可惜，他没有他二哥的本事，两度伐辽，败得一塌糊涂，他自己也被辽将射伤，名将杨业则命丧陈家谷，致使赵匡胤创建的精锐之师损失殆尽。

于是，掉头向文，附庸风雅，拼命地扩大科举取士的规模，崇文抑武，以儒立国，甚而让文官做最高军事长官，从而构建了大宋的文治帝国。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大宋天子

赵光义

秦俊◎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世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宋天子——赵光义/秦俊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060-8972-2

I. ①大… II. ①秦… III. ①宋太宗(939~997)-传记 IV. ①K82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3179 号

大宋天子——赵光义

DASONG TIANZI ZHAOGUANGYI

秦俊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1.25

字数:38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060-8972-2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一 窃国大盗·····	1
二 新婚之夜·····	12
三 伯邑考转世记·····	24
四 大宋龙虎榜·····	35
五 邯郸学步·····	46
六 兵败高粱河·····	57
七 智赚韩匡嗣·····	68
八 强幸小周后·····	79
九 金匱之盟·····	89
十 赵普复相·····	100
十一 戴枷签文·····	111
十二 虞美人·····	123
十三 雍熙北伐·····	135
十四 喋血陈家谷·····	147
十五 摔樽断案·····	158
十六 又一个狄仁杰·····	169
十七 黑面大王·····	180
十八 王小波起义·····	191
十九 一文钱斩吏·····	203
二十 开卷有益·····	216
二十一 茶不过三·····	228
二十二 过街老留·····	240

大宋天子——赵光义

二十三	王禹偁遭贬·····	252
二十四	杨亿说梦·····	263
二十五	桃花犬·····	275
二十六	天降仙石·····	287
二十七	皇帝要自焚·····	299
二十八	大言柳开·····	311
二十九	人不如犬·····	322
	主要参考书目·····	334

一 窃国大盗

宋皇后闻听皇上驾崩，赤着脚跑到御书房，抱住赵匡胤的头号啕大哭。

这个女人，这个软弱、可怜、贪生怕死的宋皇后，你以为你拱手让出了江山，就不会死人了么？

赵光义这一改元，让那些本来就对他的晋位有着狐疑之心的文武百官更加狐疑了，结果流言四起。

宋皇后患了感冒，浑身发热，头痛无汗，吃了药蒙头而睡，出了一身大汗，热退了，头也不疼了，但有些口渴。她将头抬了一抬，宫女小兰趋前问道：“圣人^①，这会儿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吧？”

宋皇后轻声回道：“好多了，只是有些口渴。”

小兰将头点了一点，说道：“这就对了。”说毕，返身端起御案上的御碗，用白银羹匙给宋皇后喂茶。喂了三匙，宋皇后说道：“不用喂了，我自己喝。”

小兰忙将御碗双手捧给宋皇后。宋皇后一口气将茶饮完：“再来一碗。”

小兰接过空碗，放在身后的御案上，将另一只盛满白开水的御碗端了起来。

喝过三碗白开水之后，宋皇后问小兰：“这茶不热不凉，是你刻意准备的吧？”

小兰忙将头点了一点回道：“圣人圣明！”

“你咋知道我要喝茶？”

小兰回道：“奴婢7岁的时候，奴婢的母亲患了和您一样的病，发过汗后，直说口渴，一连喝了四碗白开水。”

宋皇后轻轻颌首说道：“你真是个有心人。”

^① 圣人：宋朝的皇后，自称“本宫”，抑或“我”和“吾”。大臣和百姓，则称皇后为“圣人”。

小兰一脸灿烂地说道：“圣人太高看小奴了。”

“哎，现在恐怕有二更了吧？”宋皇后问。

“二更的鼓早响过了，怕是快到三更了呢。”

“快到三更了，官家^①怎么还不回来？你快去御书房瞅瞅。”

小兰道了声“遵命”，直趋御书房，见赵匡胤趴在御案上，轻声唤道：“陛下，该就寝了。”一连唤了三声，未见赵匡胤应声，朝前趋了两步，又轻轻唤了三声，还不见赵匡胤应声。她忙俯下身子，几乎是贴着赵匡胤的耳朵，又唤了三声，仍然不见赵匡胤应声，这才有些慌了，用手拍着赵匡胤的肩头接着喊，且越喊声音越高。大内总管王继恩“闻声”趋了进来，见状失声说道：“陛下怕是驾崩了呢！”

跟在王继恩身后的小宦官刘承规试着说道：“这事要不要禀报圣人？”

王继恩未及回答，小兰抢步而去。

宋皇后闻听皇上驾崩，赤着脚跑到御书房，抱住赵匡胤的头号啕大哭。

王继恩小声说道：“请圣人节哀，安排后事要紧。”

宋皇后一边哭，一边说道：“速宣二殿下赵德芳入见！”

王继恩道了一声“遵旨”，躬身而退。

他明明知道，是晋王兼开封府尹赵光义谋杀了赵匡胤，又明明知道二殿下赵德芳就住在皇宫内。可他却疾步出了皇宫角门，径奔开封府。

距开封府大门尚有一箭之地，遥见石阶上坐着一个人，及至走近一看，乃是程德玄。程德玄是赵光义的心腹，官居左押衙^②。他还是一个名医，绰号“程一副”，也就是说他一副药就能治好人的病。

这时，将及四更，王继恩见程一副独自坐在这里，很是吃惊，趋前问道：“程押衙，深更半夜，你怎么独自坐在这里？”

程一副起而答道：“我正在家里睡大觉，突然听见有人在门外叫我的名字，说是晋王有召，慌忙跑了出来，结果，未见一个人影，如此者三，我怕晋王真的病了，所以赶来了。谁知大门关闭着，我就在这里坐了下来。这不，刚刚坐下，您便来了。哎！深更半夜，您来这里干嘛？”

王继恩回道：“皇上驾崩了。”

① 官家：对皇帝的一种称呼。此称呼始于东晋。

② 押衙：一作押牙。唐时，其地位仅次于兵马使。唐及宋，用以对节度使以下武官的尊称。

程一副“啊”了一声道：“皇上驾崩了?!”

王继恩道：“正是。”

程一副故意问道：“皇上驾崩，总管来此何干?”

王继恩直言相告道：“请晋王入继大统。”

程一副喜道：“此吾之盼也。”说毕，举手敲门。

赵光义正在灯下读书，见王继恩和程一副并肩而入，甚为惊讶。

王继恩拜而说道：“皇上驾崩了，请晋王入宫以继大统。”

赵光义故作吃惊道：“二更时本王还在和皇兄一块儿吃酒，怎么说薨就薨了呢?”

王继恩回道：“这事奴才也说不清，但他确实薨了，还请晋王速速进宫才是。”

“这……”赵光义背负双手，在屋内一边踱步，一边沉思。

王继恩拜而促道：“晋王，事关社稷，还是早些动身为好!”

赵光义止步说道：“此事非同小可，你容本王与家人商议再说。”说毕，疾步入内去了。

王继恩和程德玄久等不见赵光义出来，双双闯入内室，王继恩大声说道：“还请晋王早些儿启驾，否则，社稷将为他人所有!”

赵光义不再犹豫，跟着王继恩和程德玄疾步入宫。

将至御书房，王继恩扭头说道：“停”。

程德玄一脸不解地问道：“为甚?”

“宫规，臣下不能直造皇上宿处和书房，应先到直庐^①等候。容老奴先行一步，禀告过圣人，再进不迟。”

赵光义向程德玄使了一个眼色，程德玄心领神会，忙对王继恩说道：“王总管，事已至此，就不要讲什么宫规了，走。”

王继恩伸手拦道：“御书房不只圣人一人，大小宦官二十几人，这宫规还得讲，否则，传将出去，对晋王不好。”

赵光义颌首说道：“总管说得对，还请总管先行一步。”

王继恩道：“请晋王去直庐暂候，老奴不会让您久等的。”

说毕，掉头去了御书房。

赵光义正要去直庐，程德玄小声说道：“不行，咱不能去直庐瞎等。”

① 直庐：直宿的处所。

赵光义道：“为什么？”

程德玄回道：“宋皇后要召的人不是您，如果她拒绝您入见怎么办？倒不如闯进去，搞她一个措手不及！”

赵光义道：“押衙所说甚是，走！”

他二人一跨进御书房，便听到了宋皇后和王继恩的对话。

“王总管，你怎么去了这么久，二殿下来了么？”

王继恩深作一揖道：“禀圣人，老奴把晋王给请来了。”

宋皇后又惊又气道：“你好大的胆，竟逆本后之命而行！”

王继恩狡辩道：“不是老奴有意违背圣人之命。先皇久有传位于晋王之心……”

宋皇后斥道：“胡扯八道！”

王继恩道：“老奴并未胡扯！请问，先皇若无传位晋王的打算，为什么要让晋王兼任开封府尹？这一职务自五代始便为储君而备！”

这一番话，把宋皇后气得浑身乱抖，正要斥责王继恩，忽听程德玄重重地咳了一声，说道：“启奏圣人，晋王驾到！”

宋皇后猛一抬头，果见赵光义站在程德玄身后，又惊又恨又惧。

遣走了王继恩，经众人相劝，宋皇后不再哭了，且慢慢地向众宦询问皇上驾崩的过程。众宦皆说不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皇上驾崩之前，皇上曾和晋王在一块儿饮酒多时。宋皇后的第一反应便是皇上是被人害死的，而害死皇上的最大嫌疑人便是赵光义。可是，赵光义用什么方法害死了皇上？论武功，十个赵光义也不是皇上对手，且现场并无打斗痕迹！难道是下毒，可是皇上并无中毒的迹象！

赵光义不召而至。

不，不是不召而至，是王继恩矫命而召。作为一个宦官，竟敢逆旨而行，可见他与赵光义早有勾结。由此推断，是他们相互勾结才得以谋杀了皇上。

他们敢谋杀皇上，又敢深夜进宫，说明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而这个赵光义又身居要职，不只是一个王爷，还是开封府尹兼同平章事^①，又位列宰相之上，经营开封府十余年，爪牙遍布朝野，连皇上都对他忌惮三分。如今，皇上驾崩了，谁还能奈何得了他

^① 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简称。唐制，侍中、中书令为宰相之职，他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也为事实上的宰相。宋初仍沿用唐制。

呀！想到这里，宋皇后不寒而栗！

她不想死，也不想让皇上的几个儿子死，不得不向赵光义深作一揖说道：“官家，吾母子之命，皆托之于官家了！”

“官家”是什么？官家是对皇帝的一种称呼！她这一声官家，便把赵匡胤的大好江山拱手送给了赵光义！

这个女人，这个软弱、可怜、贪生怕死的女人！你以为你让出了江山，就不会死人了？

错！

大错矣！

但赵光义得以为帝，得以篡了他二哥的江山，认真说来，这事也不能全怪宋皇后。

千不该，万不该，赵匡胤在世时，一味地捧赵光义，不只委以重任，还吹捧他“龙行虎步，其福祉在我之上”。既然赵光义的福祉在你赵匡胤之上，他为什么不能做皇帝？这是其一！

其二，你赵匡胤明明知道宰相赵普与赵光义不和，只有他才能制约赵光义，而你却把赵普贬出京城，让赵光义独自坐大，甚而和你分庭抗礼。若是赵普还在做着宰相，借给他赵光义一个天胆他也不敢谋害你，更不说要当什么皇帝了！

其三，柴荣，也就是周世宗，不只是你赵匡胤的君，还是你赵匡胤的结拜兄弟，他把你赵匡胤的官儿一提再提，一直提到殿前都点检。他将薨之时，又委你为顾命大臣，但他尸骨未寒，你便从他的遗孀和8岁的儿子手中夺去了柴家江山。俗语不俗，人在干，天在看，一环报一环。你的江山得自于孤雏嫠妇，如今又失之于孤雏嫠妇，报应之速，如影随形，岂能怪得了宋皇后！

赵光义寅夜进宫，铁了心要抢夺龙椅，但他并不是没有顾忌。

他最大的顾忌是，宋皇后若是硬说是他害死了他二哥，大哭大闹，他将如何收场？

当然，有王继恩支持，杀他二嫂比掐死一只蚂蚁还要容易！

他也深信，凭他的实力和影响，他想做皇帝，没有哪一个大臣、哪一支力量阻止得了！

但是，靠屠刀得来的龙椅，那上边沾满了鲜血。沾满了鲜血的龙椅容易遭人诟病，也很难坐得稳。而今，这个女人，也就是他的二嫂宋皇后，自愿交出龙椅，还乞求他保全性命，这样的结局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实在太高兴了，真想纵声大笑。

但他没有。

他哭了，且哭得很痛。

他一边哭一边说道：“二哥不幸驾崩，二嫂要我位继大统，这是二嫂看得起三弟，三弟也只有勉为其难了。三弟位继大统之后，一定要继承二哥遗志，天子换了，天下不变，咱叔嫂共享富贵！”

宋皇后衿衽一拜道：“诚如此，臣妾之福也！”

由于赵匡胤的“刻意栽培”，更由于宋皇后的软弱，赵光义得以顺利坐上龙椅。

赵光义虽说坐上了龙椅，但面对文武百官狐疑的神色，心中发虚。

为了消除这种神色，他在即位的第二天，便一连颁了两道诏书。第一道：“先帝久有传位于朕之意。先帝勤劳启国，宵旰临朝。万几靡倦于躬亲，四海方成于开泰。念农夫之疾苦，知战士之辛勤，多垒尽平，生灵永逸。忽染风寒，病情沉重，卧床弥留之际，召朕于榻前，亲将传国玉玺授之于朕，言之‘御弟龙行虎步，福祉在我之上。我久有传国于御弟之意。我一旦驾崩，请御弟于我柩前晋位，开创新的未来。’朕自知德才难及先帝万一，正要推辞，先帝驾崩，不得不勉为其难……”

第二道：“先帝创业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萧规曹随^①，不敢逾越。咨尔臣庶，宜体朕心。”

颁过这两道旨后，他佯称因先帝的驾崩，心情沉重，不能上朝，躲在开封府。

他已经晋了帝位，就是对他心存怀疑的人也不敢再说什么。况且，还有一班趋炎附势之徒想在新桃换旧符之际分得一杯羹，于是，纷纷上书，恳请赵光义上朝。他假意推让一番，便于十月二十四日移驾长春殿，处理朝政，且又颁旨三道。

一、大赦天下，罢非理之差徭，去无名之侵耗。命令边境上的兵卒不得侵犯他国的疆境。

二、改名。按照习俗和礼法，新皇帝一登基，凡天下之人名、地名、物名，甚而公文、说话，都得“避讳”皇帝的名字。譬如赵光义，原本叫赵匡义，因为他二哥赵匡胤做了皇帝，在他的名字中就不能出现“匡”字，包括他的四弟匡美。因而，他改名为赵光义，他的四弟则改名为赵光美。而今，他自己做了皇帝，他的四弟还得改名，于是由赵光美改为赵廷美。

^① 萧规曹随：萧者萧何也，汉初之宰相。曹者，曹参也，汉初功臣，继萧何为相。曹参为相后，全部根据萧何的成规办事。民谣曰：“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见《汉书·曹参传》。后以“萧规曹随”比喻按照前人的成规办事。

单把赵光美改为赵廷美，问题倒不大。但普天之下“光义”，乃至“光”和“义”这几个字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如果全改，那将非常麻烦。赵光义为了不给天下人找麻烦，决定把自己的名字改一改，而且，用一个比较偏僻的字——炅，做他的名字，这样一改就减少了很多麻烦。但他四弟的名字已经改过，这一辈子只能叫赵廷美了。

三、推行教化，且不厌其烦地宣扬他和先帝的友情。

通过这五道诏书，既对先帝赵匡胤进行了充分肯定，又让国人明白了四件要紧的大事——

(一)朕的帝位是合法的。

(二)天子换了，天下没变。

(三)朕是一个有道、爱民的皇帝。朕不只大赦天下，朕还罢去尔等一切非理之差徭；甚而改名时专找偏僻的字，从而减少尔等的麻烦。

(四)尔等要向朕学习，做一个兄友弟恭的典范。

颁过这五道诏书之后，他还觉着少点什么？

国人固然需要安抚，皇室呢？先帝的重臣呢？我的江山是否能坐稳，他们的作用不亚于国人。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他又一连颁了六道诏书。

诏一：拜皇弟赵廷美为开封府尹兼中书令，晋封齐王，位在宰相之上；拜皇侄赵德昭为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①，晋封武功郡王，位在宰相之上，齐王之下。

诏二：拜皇侄赵德芳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兴元府尹、同平章事。

诏三：加封宰相薛居正和沈伦分为左右仆射^②；加封参知政事卢多逊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加封枢密使曹彬为同平章事；拜已贬的前相赵普为太子少保^③。

诏四：宣徽南院使潘美，以及前朝勋臣高怀德、石守信、李继勋、杨信、党进等三十五人，各加俸一年。

诏五：凡先帝和廷美的子女同自己的子女一样，都称皇子、公主。

诏六：大小宦官皆加俸一年。

① 侍中：官名。秦置。本为丞相属吏。魏晋以后，实际上已相当于宰相。宋时，掌辅佐皇帝议论大政、审察中外出纳之事，遇大祭祀、大朝会、册封皇后等承旨宣制，赞引行仪，因秩高不常除授，以他官兼领者，不预政事。

② 仆射：官名。源于秦代，凡侍中、尚书、博士、谒者、郎等官，都有仆射，根据所领之事以为号。东汉仆射为尚书令的副手。魏晋时，尚书令下凡置一员则称尚书仆射；置两员则称左右仆射，左为上。后职权渐重，为事实上的宰相。宰相若不加仆射衔，则非宰相职。

③ 太子少保：原为东宫官，太子六傅之一，西晋置。宋代惟曹利用兼少保时，为东宫官。余则用来安置致仕的“宰执”。

这一系列诏书颁过之后,对于他的晋位,面带狐疑神色的大臣,不管心中怎么想,但面上不再狐疑,一来这十一道诏书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二来赵光义登上龙椅后,并没有人站出来反对或质疑,看样子这龙椅他是坐定了,既然人家坐定了,谁还敢狐疑呀?至少说面上不会。

赵光义松了一口气。

松了一口气的赵光义开始提拔和栽培亲信,以求尽早控制中央和地方的权力。

程羽、贾琰、郭贻、柴禹锡、宋琪、杨守一、赵镕、王显、张逊、王继英、程德玄、周莹、陈从信等,乃赵光义主政开封府的幕僚加亲信,全都得到了提拔和重用,有的人主开封府;有的人主御史台^①;有的人主枢密院^②;有的人主中书门下,或为殿直^③、或为枢密直学士^④、或为翰林学士承旨^⑤、或为供奉官^⑥、或为三司^⑦副使。特别是枢密院,他塞进去的幕僚和亲信竟达 11 人。

赵光义自宋开宝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即皇帝位,至宋开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前,所作的一切都很得当,也很英明,几乎将文武百官狐疑的神色化为乌有,但这一切却因改元一事前功尽弃。

改元,是王朝的重大事典,一般情况下,继位皇帝改元都是在第二年,除非继位者是在正月初一即位的,或者是王朝易姓及遭遇大的变故。这一礼制规定是表示对前任皇帝的尊重。而赵光义即位仅两个月零一天,便宣布改元——即改开宝九年为太平兴国元年。赵光义改元不俟逾年,与常例不同。离年终也仅八天时间了,他为何不能等八天之后再改元呢?内中必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一改元,让那些本来对他的晋位有着狐疑之心的文武百官和国人更加狐疑了,甚而流言四起,说他的皇位乃是篡逆所得,他自己心里发虚,想通过改元造成既成事实。

赵光义坐不住了,召赵镕和程德玄入宫商议对策。程德玄献计道:“可法先帝。”

① 御史台:宋代监察机关,沿袭唐制。御史台下设三院,一曰台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御史台的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但宋初只把它作为官员的加官,因而御史台的真正长官是御史中丞。

② 枢密院:总理全国军务的最高机构,简使枢密。与中书门下(即中书省和门下省)共掌文、武大权,称为东西二府。

③ 殿直:侍直殿廷的武官。

④ 枢密直学士:枢密院官。宋枢密直学士与观文殿学士并重,掌侍从、备顾问。

⑤ 翰林学士承旨:翰林院长官,掌起草朝廷的制、诰、诏、令,并侍奉皇帝出巡,备顾问应对。

⑥ 供奉官:官名。置于唐,有东西之分,宋沿置,以供奉官和左右班殿直为“三班”。

⑦ 三司:即三司使。宋前期最高财政机构,负责盐铁、度支、户部,号曰“计省”,位亚执政,最高长官称“计相”,三司使副长官为副使。宋前期,中书门下(省)负责民政、枢密院负责军政、三司负责财政。

赵光义轻轻颌首道：“朕知之矣，请卿为朕谋之。”

程德玄道了一声“遵旨”，起身告辞。

赵镒见了，忙也站了起来。

二人一前一后出了崇政殿。

“程兄，‘可法先帝’是什么意思？”赵镒问。

程德玄反问道：“先帝代周的时候，国人怎么议论？”

赵镒期期艾艾说道：“说他……说他欺负孤儿寡母，篡了周世宗的天下。”

“此论何以平之？”程德玄又问。

“广发袁天罡的《推背图》。”

“但此论真正得到平息，怕还不是因为广发了《推背图》吧？”

“那，那是为了什么？”赵镒问。

“是靠一个戏，一个叫《水猫子传奇》的戏。”

赵镒问：“水猫子？是不是人们常说的水獭？”

“对，就是水獭，又称水鬼，水狮鬼，水性极好。”

“它的水性再好，编它的戏，与先帝代周有何关系？”赵镒问。

“有啊！”

“什么关系？”赵镒又问。

“你知道先帝祖父绰号叫什么？”

赵镒将头使劲摇了一摇。

“叫‘水猫子’！”程德玄一字一顿地说道。

他见赵镒依然一脸困惑，便将赵镒邀到自己家中，一边饮茶，一边将“水猫子”赵敬的传奇一生娓娓讲给赵镒。

赵敬年轻的时候常到海里捉鱼，认识了住在海边的富翁杨富国，遂受杨富国之托，携带装着杨富国父母的骨灰袋子，潜入海底，正要将它塞进土龙口中，一鳖精对他说道：“若是把杨富国爹娘的骨灰塞进了土龙之口，杨富国的后人就要做天子。而杨富国已经家财万贯，仍不满足。这才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倒不如把你父母的骨灰塞进土龙口中，让自己的后人也做一做天子。”赵敬认为这样不大合适，坚决不干，后经鳖精反复劝说，这才将骨灰袋子交鳖精代管，返身上岸，将父母的尸骨扒出来烧成灰，装入一个黑布袋里，二次跃身入海，潜到土龙头边，原想着先把自己的黑布袋塞进土龙口中，再塞杨富

大宋天子——赵光义

国的。谁知，他自己的骨灰袋刚一塞到土龙口中，那土龙的嘴“吧嗒”一声合上了。

水猫子忙用手去掰，没有掰开，拣了一片锅片去撬，不但没有撬开，反把半截锅片留在土龙口中。鳖精忙将一根小木棒递给他，结果，又把半截小木棒留在土龙口中……这才有了姓郭的和姓柴的相继为帝，但最终由赵家来坐天下之事。

赵镒听程德玄讲完了《水猫子传奇》，双掌一拍道：“这个戏太好了！它不只告诉国人，简恭皇帝^①的后人之所以能当上皇帝，且还要世世代代当下去，因为简恭皇帝父母的骨灰入了土龙之口，居了龙腹。而郭威和柴荣之所以也能当上皇帝，是因为‘锅’和‘柴’留在了土龙之口，因为他们是留在土龙口里，乃树之梢也，虽说做了皇帝，只是昙花一现，不可久远，更不能传之子孙……好，好，《水猫子传奇》这个戏编得太好了！哎，我们能不能也编一个像《水猫子传奇》那样的戏？用以证明当今天子之为帝乃是理所当然！”

程德玄轻轻颌首道：“愚兄正有此意！”

“哎，《水猫子传奇》之剧本出自何人之手？”赵镒问。

“出自赵普和吕余庆之手。”

“嗨！”赵镒长叹一声：“怎么会是他俩！”

程德玄道：“非赵普之谋、吕余庆之才，编不出如此有分量的剧本！”

“可是，吕余庆已经死了。赵普呢？又是皇上的宿敌，唉……”

程德玄一脸不悦道：“赵大人不必唉声叹气，就是普天下的屠户死完了，咱照样不吃带毛猪！”

赵镒道：“如此说来，程大人已经有了编剧的人选？”

程德玄道：“眼下没有，但我们会找。”

“找谁？”

程德玄指着赵镒的鼻子说道：“你……”

赵镒连连摇手道：“我不行，我肚中有多少墨水，别人不知道，你程大人还不知道吗？”

程德玄道：“你别推，你等我把话说完，再推也不晚。要编好这个剧，不只你上，我

^① 简恭皇帝：即赵敬。古时，凡开国皇帝登基，必追封四代先人，立四亲庙。故而，赵敬得以高度追封为翼祖简恭皇帝。

也要上。另外，咱们还得找几个帮手，譬如卢多逊、吕端、王禹偁等人。有道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合我们众人之力，难道还不抵赵普和吕余庆吗？”

赵谔道：“抵，不但抵，还绰绰有余呢！只是，愚弟觉着吕端这人，说轻了叫糊涂，说重了叫愚，就不必让他参加了吧。”

程德玄摇首说道：“你错了，吕端一点儿也不糊涂。”

赵谔道：“小弟不错，吕端确实是一个糊涂蛋，自小就糊涂。12岁那年，他舅让他进城卖鸭蛋，告诉他，一个鸭蛋3文钱。刚一开张，便卖出去8个。算账时，他高声唱道：‘一个鸭蛋3文钱，8个鸭蛋多少呢？’他一边搔着后脑勺一边想，许久方道：‘三八二十三。对，一个鸭蛋3文钱，8个鸭蛋23文。’他硬是少要了一文钱。”

程德玄道：“赵大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吕端这不叫糊涂，叫精，特精。”

赵谔道：“连数都不会算，‘三八二十三’，这叫作精吗？”

程德玄道：“吕端舅父不只给他定了鸭蛋的价格——三文钱一个。还特别嘱咐他，凡买10个以上者，要白送人家一个，以此来吸引买蛋人。他虽说不会‘算账’，同样一篮鸭蛋，比他舅还多卖了将近20文。何也？他舅卖鸭蛋，每卖出10个，白送人1个。一篮鸭蛋就按200个计算，照他舅的卖法，得白送出去20个。而吕端呢？每卖出去8个鸭蛋少收1文钱，一篮鸭蛋卖完，才少收25文。虽说少收了25文，节下了20个鸭蛋，这20个鸭蛋，又能卖五十几文，一篮鸭蛋硬是比他舅多赚了将近30文。这还不说，因买主欺他有些憨——吕端卖鸭蛋，‘三八二十三’，纷纷来买他的鸭蛋，他舅一天卖出去两篮，他能卖出去六篮，每天至少比他舅多赚二百多文。”

赵谔“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不过，小弟还有一疑，王禹偁小屁孩一个，去年参加先帝主持的殿试还落了榜，咱们干的可是事关社稷的大事呀！”

程德玄道：“咱不能以一时成败论英雄。王禹偁不只是一个人才，还是一个大人才。王禹偁之才，不在杜甫和枚马^①之下。”

“既然程大人如此称道王禹偁，可否将他的奇事儿说出一两件，也好叫愚弟长一长见识。”

程德玄道：“大人过谦了。但那王禹偁确实是一个奇人。”遂将王禹偁的传奇故事娓娓道来。

^① 枚马：汉辞赋家枚乘和司马相如的并称。枚、马两人都是汉代前期的辞赋的代表作家，对汉赋的发展颇有影响。

二 新婚之夜

吕端喝高了，随口诵了一句上联——“鹦鹉能言争似凤”，向在座的求对，正当众人面面相觑之时，不到9岁的王禹偁站了起来。

吕端背着家人纳了一个小妾，并邀了四个好友，一边喝酒，一边听小妾唱歌。谁知嫂子慕容燕带着吕家大小四十余口，破门而入。

卢多逊听了程德玄的话，脸色突变，他觉着这么大的事，皇上竟不找他商量，分明把他当了外人。

王禹偁，字符之，京东东路^①济州巨野人。别看他家里很穷，靠为人磨面为生，但他天资聪颖，5岁能诗，7岁能文，家乡人都说他是神童。这神童的大名一传两传，传到了济州通判——大名士毕士安耳中，他骑了一匹白马，带了一个书童来到了王禹偁家。

王禹偁正在帮他爹磨面，一番寒暄之后，毕士安问：“你今年几岁了？”

“8岁了。”

“听说你5岁就会作诗？”毕士安又问。

王禹偁“嘿嘿”一笑道：“读了一些唐诗，邯郸学步呗！”

毕士安指了指屋中的石磨说道：“那就请你为我做一首磨面诗吧。”

王禹偁点了点头，随口诵道：“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若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

一个8岁孩子，应命而作，还能作出这种动静分明、意味深长的诗，实乃奇才，毕士安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好诗，好诗！符之啊，你小小年纪，能做出这么好的诗，实在难得。但一个人呀，

^① 路：宋、金、元地方区域名。宋初，为加强中央集权，仿唐制，分境内为二十一路，其后分合不一。